

林杉◎著

你若安好
便是晴天

林徽因传

迄今为止最翔实完备的林徽因传记

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

结合近百幅珍贵图片史料，全景展现一代才女多情动人的人生轨迹

林徽因
110周年
唯美精装
纪念版



你若安好
便是晴天

林徽因传

林杉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：林徽因传 / 林杉著. —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14. 5

ISBN 978-7-5125-0691-6

I. ①你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林徽因 (1904 ~ 1955) —传记
IV. ① K826.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7697 号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：林徽因传

作 者 林 杉
责任编辑 李 璞
统筹监制 葛宏峰
策划编辑 福茂茂
美术编辑 秦 宇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20 印张 33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691-6
定 价 4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：100013

总编室：(010) 64271551 传真：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：(010) 64271187

传真：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

目 录

- 【01】相识志摩 / 001
- 【02】蓝色的布莱顿海湾 / 011
- 【03】神秘的邮箱 / 017
- 【04】海上情思 / 023
- 【05】伤痛与抚慰 / 031
- 【06】马尼浦王的女儿 / 037
- 【07】风情绮色佳 / 047
- 【08】血液的滋味 / 053
- 【09】跨越大洋的婚礼 / 063
- 【10】罗曼的归途 / 069
- 【11】奠 基 / 083
- 【12】花期的愿望 / 093
- 【13】志摩之死 / 101
- 【14】八宝箱的奥秘 / 115
- 【15】建筑的诗意 / 129
- 【16】彼岸的友情 / 135
- 【17】太太客厅 / 141
- 【18】三晋大地的回声 / 147
- 【19】硃石，硃石 / 159
- 【20】留不住的静院 / 169

- 【21】来今雨轩 / 177
- 【22】石窟与塔的韵律 / 191
- 【23】神奇的发现 / 199
- 【24】在弥漫的狼烟中 / 207
- 【25】难以忘却的昆明 / 213
- 【26】竹林深处的李庄 / 223
- 【27】艰难的岁月 / 231
- 【28】三弟之死 / 245
- 【29】工作着是美丽的 / 251
- 【30】重返北平 / 261
- 【31】在白色的世界里 / 267
- 【32】前 夜 / 275
- 【33】新生活的开端 / 281
- 【34】情系国徽 / 287
- 【35】景泰蓝之恋 / 293
- 【36】灵魂的丰碑 / 299

林徽因年表 / 309

主要参考书目 / 316

【01】相识志摩

伦敦的雾，似乎是最先从海德公园湖水的涟漪中荡漾出来的。它仿佛成为那湖水的一部分。

那雾，闪动着水色与橙黄的灯影，丝丝缕缕，烟一般从湖面升腾起来。它裹挟着淡淡的康乃馨的气味，让人感到一个季节的温馨。

因了这雾，周围的景色也都生动起来。

湖水也越发安详与平静。水波不兴，番红花的落英，星星点点地漂浮在上面。被一个梦境切掉了半轮的月亮，静静地游弋在上面。菩提树的树冠撑起一面面硕大的伞，曦光从伞盖中透露出来，斑斑点点抛洒在湖面上，湖水如同一张唱片，那些无声无字的歌便飞扬出来。

对于那些漂洋过海，从大陆另一端来到这里的学子，这月光灯影下的湖畔，使海德公园更具有一种别样的风情。那湖水的美，不止是油画般的异国情调，它的高贵和宁静又带有几分忧郁，犹如那故国淡远的箫声。

少女林徽因和徐志摩总是踩着泼洒下来的月光和雾，静静地在湖畔的石板路上漫步。这个时候，远处尖顶教堂里晚祷的钟声，在他们身后幽远而苍凉地响起。那金属的声音是一种感召，总是让他们怀想起一样的隔山灯火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们一如既往地怀念着，1920年那一个个酒一样浓烈的月光之夜。

十年之后，林徽因写下了注定要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名作《那一晚》：

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，
澄蓝的天上照着密密的星。
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，
你眼里含着泪，我心里着了慌。
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，
迷惘的黑夜封锁起重愁。
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，
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。

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，
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。
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，
层层阴影留守在我的周围。
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，
星光，眼泪，白茫茫的江边！
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，
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生动。

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，
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。
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，
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。
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，
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。
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，
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！

林徽因那年十七岁，已是风姿绰约的纯情少女。她的美丽，已为许多青年男子所倾倒。然而，却没有谁能像他那样，以一个诗人独到的慧眼，从她谜一样的眼睛中，读出她与生俱来的忧郁。

他，便是二十五岁的徐志摩。

当他们踏上石桥的时候，林徽因耳边响起了波浪一样的话语：“徽因，在这样的時候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

她微笑不语，伸手摘下一枚菩提树的叶片，轻轻地衔在嘴上。

那时候，他们正走上海德公园长湖和九曲湖之间的一座小桥，这桥，是海德公园最精美的一座，在月光下迷离着一种舒心的氤氲。那些白衣白裙的金发少女，三三两两，用长篙撑着小船从桥洞下穿过，把一串串青春烂漫的笑声远远带开去，雾和月光的帷幕被掀开，又迅即合拢，只看见叶子一样飘过水面的白色影子，让人心驰神往。

“我很想像英国姑娘一样，用篙撑起木船，穿过桥洞，在水中箭一样划行，可惜我试过几次，那些篙在我手里不听摆布，不是原地打转，就是没头没脑地往桥墩上撞。”徐志摩说。

徽因默默地走着。

“你知道泰晤士河最美的是什么？它是那伦敦的雾和月光，像母亲一样梳理你的发丝，擦你眼角的泪滴。有了这雾，这月光，你才不会感到无家可归，它成了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志摩继续说，“你知道吗？不是谁都有这种感受的。这美总是给你一种战栗，这才是美的真正品质。没有战栗，美也就没有了。”



十六岁时的林徽因



徐志摩

他们缓缓地走着，不知不觉来到海德公园的东北端。徽因指着那个有绅士风度的演讲人问：“你知道‘演说角’吗？”

志摩说：“海德公园的出名并不在于它的花木扶疏，湖水清幽，而在于它有着一个世界出名的‘演说角’。英格兰人有公道、宽容和尊重个人自由的性格特征，‘演说角’就具有它的代表性。这个民族最自豪的是二百多年没有打过内战，有许多冲突，都通过政治渠道去解决。中国如果也能这样尊重个人自由，那么国人的命运早就改变了。”

那个时候，她总是默默地听他说话，看着他玳瑁样镜片后面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。

她觉得，他笑的时候很沉郁，那笑容常常在中途就被那长长的柔柔的下巴很齐整地兜了回去，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有这种笑容。

“我想，我以后要做诗人了。徽因，你知道吗？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，从永乐以来，我们家里，没有谁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。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，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。徽因，我的最高理想，是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（汉密尔顿，美国历史上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、联邦党领袖，曾任美财政部部长）。可是现在做不成了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写诗。”

他娓娓地说着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湖水，仿佛他的满腹心事已交付给荡漾在水波里的影子。

初相识的时候，这目光就让她的心无可名状地颤动了一下。

那天，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江苏籍学生陈通伯，带了一个高高瘦瘦、飘然长衫的青年，到他们父女下榻的公寓，陈通伯介绍说：“这位叫徐志摩，浙江海宁人，在经济学院从赖世基读博士学位，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艺术，慕名拜访。”

官场失意之后的林长民，被派到欧洲“国际联盟中国协会”任理事，对



林徽因在伦敦公园中（1920年）

各国政治动向进行考察。他刚刚摆脱了政坛的困扰，很喜欢和青年交朋友。他的周围经常围拢着一些青年学生，看得出，父亲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玳瑁样镜片后面闪烁着迷离目光的青年。他们谈得很开心，更多的时候，林长民谈起徽因，甚至当着这个陌生青年的面喊她的乳名“微微”。

她原名林徽音，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。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后来，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徽音的名字相混淆，从1934年起改为林徽因。

徽因莫名其妙地发现，志摩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神情，她不时地注意到他那长长的柔柔的下巴，当那下巴总是恰如其分地收回他的微笑时，她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趣。

林长民问志摩：“徐先生府上在海宁什么地方？”

“硖石。”徐志摩回答。

“硖石？”林长民的眼睛放出光来，“家严曾任海宁知县，硖石我是去过的，镜一样的平原上，镇两侧兀自矗起两座秀丽的山峰，你们那里叫双山。东山很美，那时我还小，常爬到山坡上去，那山坡上有种浮石，放在水里沉不下去，西山有一种芦苇，丢到水里却一下就沉下去了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志摩笑了：“浮石沉芦，是硖石两件罕事，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
林长民接下去说：“我还爬过东山顶上的六角宝塔，也和几个小孩子把三不朽祠的香炉搬出来，我们轮流扮菩萨，享受香火。”他仿佛又回到那个搬香炉的年龄，神采飞扬起来。

“如今那庙破得可不像样子啦！香炉没有了，菩萨也没有了，没有变的，只有后山的白水泉，水还是那么清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小石子。”志摩也忘情了。

“那时正贪耍，乌青青从屋头往出跑，也勿晓得脚深脚浅。”

“格老人家是伊拉格大官官哦！”

两人欣然忘机，竟不由自主地用硖石土话聊了起来。徽因如坠五里云雾，那双杏子般眼睛转动着：“爸，你们说什么呀？”

“伊勿晓得也那介，志摩哩格位乡党！”林长民依然收不住兴头。

徽因和志摩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乡音如水，迅疾把初识的陌生消解了。



林徽因在伦敦(1920年)

那一晚，一老一少谈了很久。

从此，志摩便成了林家常客。每天下午四点，饮茶是林长民的功课，这也是英国式的生活方式，他很快入乡随俗，这也是他祖上的习俗。英国人嗜茶，也有三百年历史，英文里茶叶的发音，在十九世纪中叶即按其故乡福建语发音叫做 tea。

林家的下午茶，是完全英国式的，茶壶却是传统的中国帽筒式茶壶，壶上加一棉套，用来保温，棉套做成穿长裙少女的样式，客人喝茶时，林徽因便端上几碟热腾腾的小点心。

志摩常携二三好友来陪林长民聊天。聊到兴酣，林长民照例铺开宣纸，呼徽因磨墨，笔走龙蛇，几幅大字，爆出一片喝彩之声。林长民的即兴之作总是上乘的，常常是墨迹未干，就被来客拿走了。兴致高时，他挥毫悬肘，可从黄昏直写到夜半。志摩等人，铺纸奉茶，也一样兴致勃勃。那些出神入化的书法作品，有许多被英国的朋友视为珍宝，必欲努力求之。

林长民写字陶然忘机，有时徽因便同志摩在里屋聊天。有一天，林长民放下笔时，徽因、志摩双双从里屋出来，他竟脱口对房中的陈通伯等客人叫道：“你们看，我家徽徽和志摩是不是天生的一对？”

徽因和志摩顿然红了脸颊。

便是陈通伯也感到突兀，张大了嘴巴。

此时，林家住在伦敦西区的阿尔比恩门 27 号，是租住的一套公寓。那里离牛津街、摄政街不远，是热闹的华人聚居处，走在街上，耳朵里随时会挤进几句南腔北调的国语。三年前志摩只身出国，先到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读历史，第二年，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，为追随罗素学习政治，1920 年 9 月，他与刘叔和从大洋彼岸赴英国伦敦。因罗素辞职去中国访问，他只好先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，这个学院亦在伦敦西区，距这里有一段路程。有时他们聊得晚了，林长民也让女儿代自己送徐志摩一段路。

他们沿着石板路缓缓地走着，浓重的雾气悄悄地从四周弥漫上来。头上不时有几片枯黄的叶子飘落下来，那个季节已退到了时光的边缘。

“又是一叶便知天下秋了。”志摩感叹着。

“徽因，你知道我最怕秋天。”他捡起一片叶子放在鼻子下嗅着，仿佛要把那生命的余热吸进肺里，“这是离人心上秋啊！三年了，我感觉自己就像这片叶子，在不定的风里飘来飘去，不知道哪儿是我的归宿。”



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伦敦留影(1920年)

林徽因看着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，她哪里知道，长期以来，这种莫名的忧伤何曾离开过志摩一时。

徐志摩在美国读经济学期间，接触到罗素的哲学，毅然决定到英国投师罗素门下，然而罗素却因与校方意见相左被解聘，此时去中国讲学，徐志摩与心中的圣哲失之交臂。被希望折磨得几近绝望的他，只得先考取伦敦大学的经济学院读书。一个偶然机会，他结识了知名作家狄更生，狄氏费了一番周折，才推荐他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读特别生。

林徽因默默地听着。

志摩娓娓地讲着这些，他神情平静，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然而，徽因已经懂得了苦难对于亲历者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苦难。而她，仅仅是个听故事的人吗？她多想把纤细的手搭上他微微抖动的肩头。

“徽因，我真的写了一首诗，可以读给你听吗？”志摩问。

徽因点点头，她仿佛加快了心跳。

草上的露珠儿

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，

新归来的燕儿

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；

志摩那夹杂着硃石官话的男中音，在夜雾里缭绕着：

嗤嗤！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瑶瑜，
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，
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，
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！

徽因不由自主地接下去：

诗人哟！可不是春在人间，
还不开放你
创造的喷泉！

志摩的眸子倏然亮了：

这一声霹雳
震破了漫天的云雾，
显焕的旭日
又升临在黄金的宝座；
柔软的南风
吹皱了大海慷慨的面容，
洁白的海鸥
上穿云下破浪自在优游；

徽因又接下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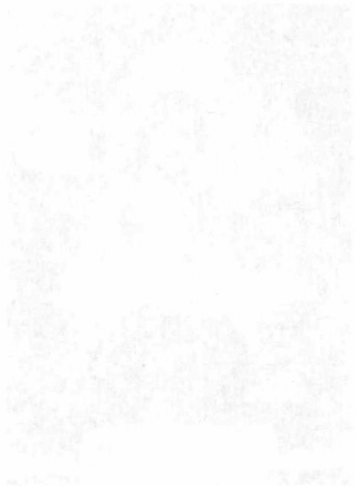
诗人哟！可不是起航的时候，
还不准备你
歌吟的渔舟！

志摩亢奋地说：“徽因，你的句子真是妙极了！”他朗诵的语调更加昂扬了：

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鹅，
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，
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……

林徽因用双手捂住脸庞，她不敢让志摩看见，泪水已涌出了她的眼睛。晚祷的钟声苍老地在远处咳了两声，志摩停住脚步。半分钟之后，他把手伸给徽因，徽因却把那只手电筒塞到他的手里。

她有几分怅然地望着那缕光束，如一片橙黄的叶子，朦朦胧胧地飘进了远处的雾岚。



【02】蓝色的布莱顿海湾

阳光下的海，灿烂得如同布莱顿的玫瑰园。

浪花的颜色是全部光谱的颜色，热烈而澄明。底色是那种锋利得能割伤情感的蓝，那种碰一下就能弄出许多响声的蓝，同时又是那种温暖得把你包裹起来的蓝，没有谁能说出那种蓝的复杂的内涵。

沙滩是松软的，蓬蓬松松地撑起一片阳伞的世界。一把细沙过手，掌上便粲然闪烁着无数金色的星子。卖海鲜的小贩在沙滩上的阳伞中穿梭着，那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，篮子里是煮成金红色的大海蟹，还有淡紫色的小龙虾，他们用英格兰民歌一样的嗓音叫卖着，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海浴者。

不远处皮尔皇宫拖着修长的影子。这座阁楼式的建筑物——大英帝国摄政时代的王宫，拥有着东方神秘的色彩，成为这座小城最豪华、最漂亮的海外休闲别墅。

林徽因是跟随柏烈特医生一家来布莱顿度暑假的。这座英国南部的小城，面对英吉利海峡，北距伦敦近80公里，从十一世纪开始，就是一个航运繁忙、鱼市兴盛的地方，如今布莱顿的观光价值，早已超过了它的原始意义。据说这里的海水，有治疗百病的功效。林徽因看到差不多每一家观光旅馆，都竖着一

块“天然水，海水浴”的招牌。

柏烈特医生站在浅水处，往身上撩着水，做着下海的准备。他有五十多岁，头发全白了，是一位诙谐、和善的老人。

他活动着关节，招呼着女儿们下海。他的五个女儿：吉蒂、黛丝、苏姗、苏娜、斯泰西，都亭亭玉立。吉蒂二十岁，黛丝与林徽因同年，苏姗和苏娜是一对双胞胎，长得极其相似，分不出哪一个是苏姗，哪一个是苏娜。她们最小的妹妹是斯泰西，还是一个小学生。

穿着泳装的五姐妹簇拥着林徽因，走在海滩上，吸引了许多目光。



在伦敦（1920年）

吉蒂和父亲很快游到深海里去了。黛丝在浅海区教林徽因游泳，照应着三个妹妹。黛丝给林徽因做着示范动作，林徽因浮在橡皮圈上，按照黛丝教的要领，手脚一齐动，不停地划着海水。黛丝一面纠正着动作，一面鼓励她：“别怕，菲利斯，这海水浮力大，不会沉下去的。”

“菲利斯”是林徽因在英国的教名，柏烈特的女儿们都习惯这样称呼她。上岸休息的时候，她们躺在阳伞底下，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。

最小的妹妹斯泰西用沙子在堆一座城堡，快堆成的时候，一下子又塌了下来，于是她又重新去堆，堆到一半，城堡又塌了下去。她喊着黛丝：“来！工程师，帮帮忙。”

黛丝一会儿就给妹妹堆成了一座沙子的城堡。林徽因问：“为什么叫你工程师？”

黛丝说：“我对建筑感兴趣，将来是要做工程师的。你看到身后那座王宫了吗？那是中国风格的建筑，明天我要去画素描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？顺便也给我讲讲中国的建筑。”

林徽因问：“你说的是盖房子吗？”

黛丝说：“不，建筑和盖房子不完全是一回事。建筑是一门艺术，就像诗歌和绘画一样，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，这是大师们才能掌握的。”